

罗布·罗伊

· 缩写本 ·

〔英〕W·司格特原著



QUJEMINGZHUSUOXIEBEN
贵州省图书馆
T661.44
SHI

罗 伯 特 布 罗 克

「期限表」缩写译
〔苏〕上田定之
周定之

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罗布·罗伊

〔英〕W·司格特 原著

〔苏〕马特维耶娃 缩写

周定之 译

责任编辑：刘跃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9,000 印张：6.125 印数：1—11,500

统一书号：10109·1597 定价：0.49元



〔英〕W·司格特

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缘起

文学有启迪思想、陶冶性情的重大作用。古今中外,许多人把优秀的文学作品视为良师益友,受到它们的熏陶,培养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

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珍,也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食粮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因而,也就离不开对于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以上均引自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中文本《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对于世界文化,鲁迅先生也明确地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见《且介亭杂文》第四十七面）因此，我们应把对世界文化的占有和借鉴，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世界优秀文学名著不断被译介介绍到我国，成为我国人民精神食品中的一份珍馐。十年浩劫使我国文艺园地备受摧残，特别是世界文学这枝奇葩，更是被彻底地剪除了。“四人帮”搞愚民政策，制造了八亿人民看八出“样板戏”的可笑亦复可气的古怪局面，至今思之，犹令人余愤难消。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的政策象和煦的春风，吹得我国文艺园地又是一片葱茏，世界文学这枝俏丽的鲜花，再一次临风玉立，散播芳馨。然而，纵览世界名著，大都是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广大干部、工、农、兵，各条战线的文艺爱好者，特别是爱好世界文学的青年，虽然心想多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一是感到这些书部头大，二是感到书价贵，很难一一披览。因此，对于那些大部头世界名著便只能“徒有羡鱼情”，望书而兴叹了。

为了解决广大读者的这一矛盾，也为了进一

步普及世界文学知识，我们特出版这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本丛书系挑选世界文学名著中部头较大而又缩写得较好的外文缩写本进行翻译的，既保存了原著精华，又做到了篇幅短小，价格低廉。读者在经济和时间上均所费不多，即能购置多册，饱览世界名著精粹，增进外国文学知识。对世界文学有进一步兴趣者，亦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攀阅全译本或原文，登堂入室，继续钻研。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好参考读物。

本丛书将从一九八一年起分辑出版，每年出一辑，每辑十二种。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二月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于一七一五年雅各宾党起义前夕。弗兰西斯·奥斯是伦敦一富商之子，因不愿从事父亲所经营的商业，而被逐出家门，住在英国北部他的叔叔希尔爵士家里。他在那里结识了六个堂兄弟和希尔爵士的侄女黛安娜·佛依。这六个堂兄弟中有五个是粗俗之辈，专门饮酒打猎。最小的一个叫雷希莱，为人阴险谰诈。他因有点文化修养，被送去伦敦接替弗兰西斯在商行的工作。雷希莱对黛安娜心怀歹意，弗兰西斯对之深为痛恨，因为这时弗兰西斯与黛安娜已互相爱慕。雷希莱要杀害弗兰西斯，并要使弗兰西斯的父亲倾家荡产。他的这些企图为黛安娜及一个苏格兰人罗布·罗伊所败。罗布·罗伊原是一个诚实的牲畜商人，被迫成为亡命之徒，但行侠仗义，为贫苦山民所拥戴。他为了使苏格兰摆脱英国的控制，参加了雅各宾起义。最后雷希莱因背叛雅各宾党人而为罗布·罗伊所杀。弗兰西斯与父亲言归于好，并与黛安娜·佛依结婚。

作者小传

华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 1771 — 1832) 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也是近代西欧历史小说的创始者。他出身苏格兰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一八〇二年至一八〇三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苏格兰边境歌谣集》,随后又出版了《末代歌者之歌》、《玛来恩》、《湖上美人》,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苏格兰存在着山区的民族生活,大地主的封建制度和英国培植下初步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这样一个充满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时代。而这正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土壤。一八一四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威佛利》,从此他的创作从以长篇叙事诗为主转到以历史小说为主。如《古董家》(1816)、《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等,以上都是取材于苏格兰历史。

从一八一八年起,他又创作了一些以英国和欧洲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最杰出的有《艾凡赫》。

一八二五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他与人共同经营的出版事业失败破产,他加紧写作以稿费偿还债务,直至一八三二年积劳逝世。

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君主的保守主义者,但也受到十八世纪初进步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热爱苏格兰,同情苏格

兰人民，痛恨英国的专横统治，他的历史小说就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的。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有长篇叙事诗、历史小说，还有作家传记，文学论著和历史著作等。但他最大的成就与贡献是历史小说，它展示出英国从封建时期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广阔历史画面。他不但继承了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在艺术上也独创一格，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强大的现实主义因素，他善于把握题材，组织情节，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时代的风尚。

他的历史小说丰富和发展了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对后来的重要作家如英国的萨克雷、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俄国的普希金，美国的库柏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喜爱与赞扬。

第 一 章

十八世纪初叶伦敦最大、最富有的商业企业之一是奥斯与特莱商行（简称：奥特氏商行）。

这家重要的商行的主要负责人是奥斯先生。他原籍是个北方人，在与以希尔·奥斯爵士为代表的这个家族中年轻的一支后裔断绝关系后便定居伦敦，而该爵士则仍在诺桑柏兰享有家业。

这年轻的一支家族仍笃信罗马天主教并忠于已垮台了的斯图亚特^①家族的事业。这两件事都是我父亲所反对的，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都是英国人持有的。

斯图亚特：是个英格兰家族，于一六〇三年在英国开始斯图亚特的专政统治，一六八九年二月宣告垮台。

我是奥斯先生这位伦敦商人的独生子与继承人。我在十六岁那年曾梦想在文学界享有盛名，可是我的父亲却作出截然不同的决定，把我打发到波尔多。我们商行的法国代理人德尤布先生在该城设有办事处，到了那里，我被通知要学习并精通我们这一行业的各项业务。

我的梦想破灭了，可是要对我父亲的决定提出异议是没有用的。他的计划是要使得我在必要时能够顶替他，因为他的合伙人特莱先生在商行里是个不管业务的人。

我在波尔多呆了四年，在这期间我把我认为必需的那么多精力放在业务上，而其余的时间则消磨在与业务全不相干的娱乐上。现在到了我该写信回去的时候了，我要向父亲解释清楚我在这种生活里既找不到满足也感到没趣。

信寄出去了。回信是：因有要事命令我即刻赶回伦敦。我们在四年阔别后的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父亲的急速而坚定的步伐，还有他那简短而稍带严厉的语气，至今都还历历在目。

我一到家就径直跑到他房里，正见他安详地踱来踱去。我立刻扑到他的怀里。他是一位慈祥的，但决不是温存的父亲，然而在他的眼睛里我还是看到了闪烁着的泪花，虽然就只有那么一瞬间。

“德尤布来信说他对你感到满意，弗兰克。”

“我很高兴，爸爸。”

“可是，我可没你那么高兴。”

“我很不安，爸爸。”

“高兴也罢，不安也罢，这些词儿可能都没什么意义。这是你最近的一封信。”他从一扎信里把这封信抽了出来。

当我看见这封对我如此重要的信竟放在一个商人办公室的日常信件一起，心情很不愉快。可是我父亲并没有察觉到我的不满。他把信拿在手里继续说：

“弗兰克，这是你上月二十一号的信。在信里你告诉我说在制定一生的计划，选择毕生的职业这个重要问题上，你相信我至少会容许你有否决权。顺便提一句，我希望你能写得更清楚工整一些——你还说你对我为你提出的计划十分反对……就这个问题你写了三四页，其实四行也就足够了。一句话，弗兰克，你就是告诉我你不愿意按我的意思办事。”

“爸爸，在目前，我是做不到，而不是不愿意。”

“空话对我没用，我们饭后再谈。欧文！”

欧文出现了。他是一位头发灰白的人，穿着老式的棕色衣服，灰色丝袜，带着一副严肃、正

式而又和气的神情。他是奥特氏这家大商行的受到信任的总管。

“欧文，”在这位善良的老人和我热情握手时，我父亲说，“你今天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吃饭，听听弗兰克从我们在波尔多的朋友们那里带来的消息。”欧文硬板板地一鞠躬，以表示感谢。

我将长久记住这一午宴，因为我当时又气恼又不自在，我不能主动地谈多少话。对于欧文提出的问题我的答话往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知道我在法国的时候搞业务的时间实在太少了。虽然我父亲非常明智，没有责备我对文学和户外娱乐的爱好，可我也记得他主要的心愿是要我不仅能继承他的产业，而且能同意他的观点，并协同执行他的扩大、巩固商行的计划。他还希望到了一定的时候把商行移交给我。

在这个多事的晚上，欧文既尊敬他的主人，也爱我这个在幼时他常抱在膝上的年轻人，他感到左右为难，就想替我把那些愚蠢的答话作些解释。我父亲一向都能够完全控制住自己的脾气的，这时却显得十分恼怒。

我住在法国的这段时期，德尤布的侄子克莱蒙，在奥特氏商行的伦敦办事处做事，他是个很好的职员。可是这天晚上，虽然欧文说他是办事处最聪明能干的职员之一，我父亲却因德尤布对

我太放任自流，不加管束，感到十分生气，而宣布说欧文必须立刻辞退克莱蒙，并打发他乘下一班船回法国，他还说：

“商行里有一个愚蠢的英国人在出岔子就够了，用不着再留个机灵的法国人来趁机捞一把。”我抗议说就算是我原来疏懒了，也没有道理去处分克莱蒙，我父亲听了就说：

“弗兰克，你替他说话是好的。但是对你们两个，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承担你一部分过失，这是对的。你象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把时光都荒废掉了，今后你得学会象个男子汉一样地生活。你离家后有没有照我的吩咐记了日记？”

“记了，爸爸。”

“把它拿来看看。”

我把日记拿来，我父亲仔细地从头到尾看下去，似乎很满意，欧文也很高兴，却不巧到最后从日记本里掉下几页我试写的诗句，被我父亲一把拿了过去，大声念起来。

“真没想到，弗兰克，”他不禁叫了起来，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笨得多。”要记住我父亲主要是个生意人，对于诗人是鄙视的，至于欧文呢，也没有什么比这事使他感到更不愉快的了。“欧文，”我父亲说，“这孩子疯了——确确实实发疯了。”接着就是场关于我的志愿的激烈的辩论，

我的志愿是要么出去旅行一个时候，要么到牛津或剑桥大学去学习两三年。

尽管欧文胆怯地提出异议，父亲最后还是下令要我立即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去英国北方，住在诺桑柏兰我叔叔家，住期长短暂不确定。但是欧文尽力使我父亲安静下来，半小时后，我得到通知说我必须就在这里的商行办事处开始工作，一个月的试用期，期满后，如果我还不愿意以此为职业的话，我就得北上去与希尔爵士及其家人住在一起。

这一个月中我除了吃饭的时候外，很少见到父亲。我开始希望这场争吵已经结束了，想写诗的愿望仍很强烈，我常常在纸上写满诗句。最后到了月底，有一天我被通知准备第二天天亮就动身到奥斯庄园去。

我听说已经安排好了让希尔的六个儿子中的一个到伦敦来在我父亲的商行中代替我的位置时，我觉得非常想留在家里，愿意接受父亲提出的任何条件，可是自尊心不让我这么做，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父亲走出了房间，这个机会就失掉了。

我转身向着欧文，他只摇摇脑袋，说：

“你糟塌了你的机会，弗兰克先生，就是这么回事。”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随身带着五十英镑，
骑着一匹颇为不错的马，上了去约克的大路。